

汲古潤今創新貌

童文娥

明文徵明古木寒泉

文徵明遍臨古人，從宋元名家汲取養份，加上自課甚勤，書畫藝術愈晚愈精，其繪畫藝術的成就，在〈古木寒泉〉巨軸得到最佳的詮釋與應證，此幀設色沈靜溫雅，層次變化豐富；筆墨奔放，蘊藉書法線條，渾然天成，與其簡練的小景不同，為粗筆大幅中極精之作，可謂文徵明晚期新風貌。

古木寒泉

文徵明（一四七〇—一五五九）的〈古木寒泉〉軸（圖一），作於嘉靖二十八年（一五四九），為八十歲之代表作，可謂其一生畫藝的結晶。此幀縱一九四·一公分，橫五九·三公分，長寬比例約為三倍，在近二公尺的畫面上畫參天古柏、老松，相傍而生。枝枒四出，兩榦並伸，迎面而

來，幾密不透風。背景斷崖壁立，高如千尺，棱石層疊，結構緊密，忽於絕壁高處畫出飛泉一道，畫幅右下溪澗奔流，彷彿要從畫面傾瀉而出，在通幅緊迫之中，遽然空靈，有如神來之筆，意境蒼莽，氣勢雄渾。就構圖而言，此件樹石、崖壁、飛泉等景物，幾乎滿布畫幅，畫家不再滿足於邊角的構圖，或侷限在樹石

題材，而是取法元代吳鎮（一二八〇—一三五四）的〈雙松圖〉（圖二）平遠的空間構圖意念，將樹石題材融入山水畫中，但在空間的處理卻大異其趣，吳鎮的〈雙松圖〉是平遠的構圖，古檜矗立，遠景則山勢平緩寬闊，古檜比例更見高大。此幅則是深遠縱向的構圖，景深狹窄。前景古柏盤結，樹根似從堅硬石縫中蹦跳而



明 文徵明 古木寒泉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元 吳鎮 雙松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賞，《甫田集》中更常見其以松柏為題的詩文，如在〈壽東畬先生〉一文中，用凌霜傲雪的松柏讚美其友錢琦（一四六九～一五四九）高風亮節的

品格：

東畬先生古貞臣，平生耿挺標清真，廿年中外肆散歷，所至乘節宣皇仁。… 祇今優游經幾年，八旬行

及顏蒼然，霜松雪柏凋壑邊，紫芝玉樹階庭前，人世長生能有幾，如公豈獨神仙比。

另外，嘉靖甲寅（一五五四）題

出，溪澗從旁飛濺而出。中景老松似騰空而上，側枝傾斜而下，樹枝盤錯多變，枝幹遒勁，形同龍爪，遠景則崖壁高聳，一道瀑布懸掛而下，仔細處理空間的推移。細審之，空間結構不僅是前後的堆疊，更運用古松、柏樹如飛龍昇天的律動，由下而上層層堆疊，形成一種上升的動感，營造視覺上的空間感，既富自然旨趣，更有裝飾的抽象意味，此種風格主導了吳派後期的發展。

以筆墨設色來看，亦別具面貌，

文徵明運用書法入畫，以細毫沾墨寫松針、柏葉，運用墨色的濃淡分出前後，用筆勁挺極具精神。樹根皴法的線條扭轉交錯，以行草書法揮灑而成，活潑靈動，墨色濃、淡、乾、濕渾然天成。設色融合元四大家的淺絳法，以水墨為骨，先赭石打底，填以汁綠，再運用花青加墨點染，渾厚清麗的色調，表現樹石蒼翠欲滴的生意。用筆粗朗挺勁，樹法、苔點畫法，頗近似吳鎮蒼潤與沈周（一四二七～一五〇九）沉著酣

暢的風格，筆墨謹嚴，更無一處鬆散。溫潤沉著的設色，雖出自黃公望（一二六九～一三五四）淺絳法，卻能自創蹊徑，可謂其書畫之集大成。

文徵明相關詩文及作品

在文徵明的畫作中，老松與古柏及奇石是其喜愛且常見的元素，此種組合在繪畫萌芽的六朝時期已存在，統稱為「樹石」。松柏不凋於霜雪的長青而堅韌形象，常是氣節高尚人物的圖騰標幟，其枝幹盤根錯節，偃仰翻騰的姿態，更深得文徵明的欣



圖一 明 文徵明 古木寒泉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明文徵明 枯木疏篁圖 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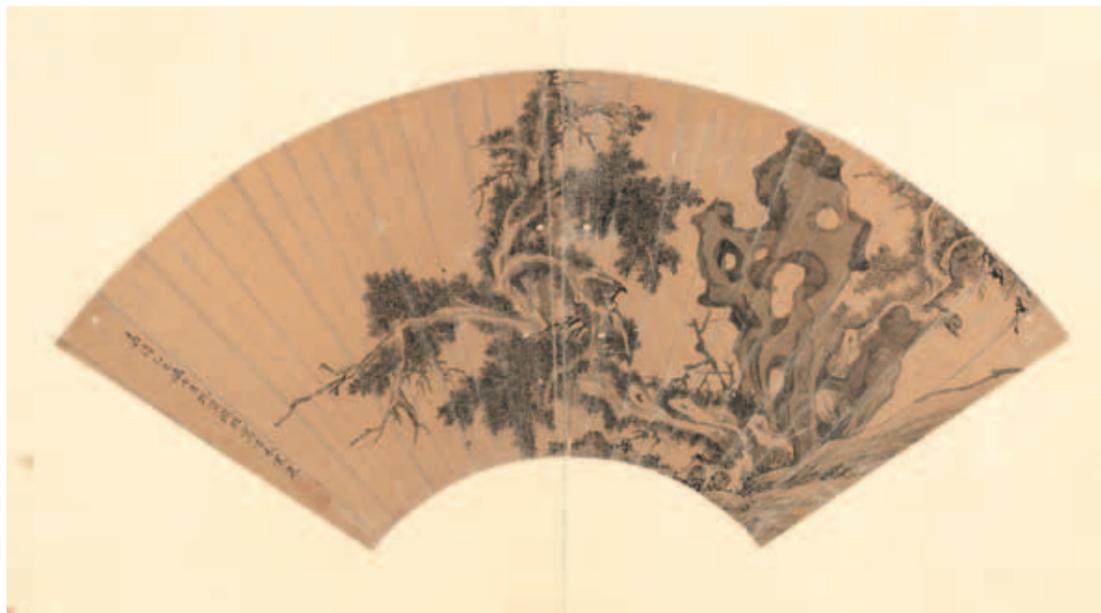
滿精蘆。」運用雄邁的筆力，其筆墨與佈局，展現古柏老樹的不同風情。在文徵明的樹石作品，無論佈局、用筆、設色，皆實屬別出心裁，卻可從歷代畫松柏、樹石名家，追尋其創作的靈感與養份。

樹石題材的演繹

樹石一直附屬於山水題材中，在唐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〈論畫山水樹石〉即稱：「魏晉以降：其畫山水，則羣峰之勢，若鈿飾犀栴，或水不容泛，或人大於山，率皆附以樹

石，映帶其地，列植之狀，則若伸臂布指。」魏晉時期，松、柏、奇石標誌著層疊的山峰與林木，是山水風景畫的象徵。

唐宋畫樹石名家有唐張璪（？）（一〇九三）、五代德符（生卒年不詳）、宋李成（九一九～九六七），這些名家的作品雖已佚失，但從文獻的記載中仍可想像當時樹石作品之盛況，如在宋郭若虛《生卒年不詳》《圖畫見聞誌》（成書於一〇七四）言：「唐張璪員外，畫山水松石，



圖三 畫扇集冊 明文徵明 古木寒泉

畫詩：蒼雲覆屋松千尺，晴翠浮空山欲滴。接塢連村野色分，緣溪一徑斜橋出。層巖絕壑窈以深，彷彿城市開山林。即看春嵐結點霽，亦有古木垂清陰。青陰壘壓困空谷，中有幽人抱幽獨。醉眠豐草看浮雲，坐擁瑤琴撫麋鹿。看雲撫鹿自年自，白首真成陸地仙。門外紅塵三百丈，不到清泉白石邊。

詩中描寫百丈高的松柏聳立在絕壁岩壑中，展現遺世獨立、不同流合污的姿態，亦如其山水畫中的松樹，常表現一株參天的老松，在樹冠折斷而成枝枯幹卻仍傲骨嶙峋，兀自開落，恰如其分地詮釋了文徵明狷介的性格與隱居避世的生活。

至於在《甫田集》卷三〈題畫〉的詩句：「千巖拔地排青蒼，古松謾設連重岡。岡迴嶺復得奇絕，瀑流千丈垂銀潢。盤盤細路入雲長，兩涯對起懸飛梁。雲重路僻不知處，應有仙家在深塢。夕陽變滅晚山寒，無限風煙屬倚闌。」歌頌古松挺拔蒼勁古松之姿，瀑布千丈，畫題與意境更與

〈古木寒泉〉相通，可謂「以詩入畫」絕佳之作。

除〈古木寒泉〉軸外，在文徵明繪畫題材中，常以古木松柏及奇石為內容的作品，如藏於本院的〈古木寒泉〉冊（圖三），另有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〈枯木疏篁圖〉軸（圖四），及美國納爾遜遜美術館的〈古柏圖〉卷及〈虞山七星檜圖〉卷（檀香山藝術博物館藏，圖版參見蘇州博物館出版《衡山仰止—吳門畫派之文徵明特展》圖錄），更將他對松柏、奇石的熱愛與執著，表現得淋漓盡致。

作於嘉靖乙巳（一五四五）七十六歲的〈古木寒泉〉，為扇面小品，畫虬曲古柏伴太湖石而生，奇樹怪石雄峙，崖壁一泉涓涓，雖扇面小品卻具恢宏的氣勢，景物集中於畫面右方，留白部分幾為一比一，致使畫面顯得疏朗通透，呈現畫家獨具巨心的構圖意念。藏於北京故宮的文徵明〈枯木疏篁圖〉畫古柏枝虬幹曲，如龍飛鳳舞破石而出，有騰雲之勢，翠竹紛披，蒼潤欲滴，自題：「過雨疏篁綠，驚風古木疏。幽人初睡起，秋色

名重於世，尤於畫松，特出意象。能手握雙管，一時齊下，一為生枝，一為枯幹，勢凌風雨，氣傲烟霞，分勢茂之榮柯，對輪困之老枿，經營兩足，氣韻雙高，此其所以為異也。」極盡讚美張璪畫松之千姿萬相與偉岸孤挺的風骨，唐人朱景玄（生卒年不詳，約唐武宗會昌八四一～八四六時人）亦稱張璪是舞雙管畫奇松的天才畫家，其古松奇石被歷代名家奉為圭臬。

以名蹟而言，現藏於本院宋馬和之〈古木流泉〉（圖五）是南宋別具特色的樹石代表作，馬和之活動於高宗、孝宗朝（一一二七～一一八九）。畫溪邊奇石古木，樹石以馬蝗描法為之，用筆起伏波動甚大，筆筆不相連，將古木枯幹描繪得飄逸如烈焰，畫幅重心集中在左半邊，留白部分則成烟波浩渺，呈現高古蕭疏之趣。到了吳鎮的〈雙松圖〉畫兩株古檜矗立在平遠的空間中，古檜迎面而來，盤根錯節，樹頂枝幹交錯、盤曲糾結，象徵古柏凌霜傲雪之姿，結合平遠山水與近景高大古檜，



圖六 明 沈周 古松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沛，反勝盛年，乃其粗筆大幅中極精之作，宣告文徵明晚期新風貌。¹¹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參考書目

1. (明)文徵明，《甫田集》，臺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一九八八。

2. 周道振編，《文徵明集·補輯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七。

3. 陳瑞近，《衡山仰止—吳門畫派之文徵明》，北京：故宮出版社，二〇一三。



圖五 歷朝名繪 冊 宋 馬和之 古木流泉 國立故宮博物院

呈現樹石作品的全新的樣貌。全作用筆雄渾，墨氣淋漓。文徵明粗筆畫風深受此種蒼勁墨法的影響。

明代畫樹石名家者眾，如王絨（一三六二—一四一六）、劉度（十七世紀）等人，沈周、文徵明更是其中翹楚，沈周〈古松〉（圖六）從自題來看，似為祝壽之作：「堂下有松樹，參雲數百人。種松人未老，長作地行仙。」此幀未畫老松全貌，主幹自右斜向左下，藤蘿糾結，更見其動勢與挺勁的生命力，以墨筆勾勒枝幹，縱筆肆意，不拘形貌，然墨色濃淡變化豐富，將曲折老幹與挺直似矛的松針，畫得生氣勃勃。此種構圖及墨法也影響了文徵明粗筆畫風及樹石的表現。

文徵明新貌

綜觀歷代名家樹石作品，不難看出文徵明的臨仿功力，而其樹石作品，亦從前代名家得到筆墨的滋潤與創新的理念，企圖賦予樹石題材新的生命與色彩，成就其新面貌。如〈古木寒泉〉冊與北京故宮的〈枯木疏篁

圖〉，景物集中在一邊，延續南宋邊角構圖，然意境的表現大相逕庭，南宋著重在詩意的表現，有強烈的抒情意味。而文徵明的樹石意境，主要表現樹石雄峙之姿，將古松老柏奇石表現得高古雄渾，脫胎自沈周的〈古松〉的蒼茫意境。

這些構圖的意念與筆墨的運用，在〈古木寒泉〉巨作中，展現更大的企圖心，見到文徵明累積的實力與非凡成就。此件巨作，集山水與樹石作品之變革，構圖以近景為主，卻在密不透風的景物中，運用柏樹、老松、岩壁、瀑布的交錯與層疊，及其向上延伸之勢，更見構圖的深度與廣度，引入入勝。筆墨的雄渾與揮灑，更是其書法與繪畫的結晶，

文徵明家藏豐富，交遊廣闊，得以遍臨古人，汲古潤今，其畫藝愈晚愈精，此幅設色沈靜溫雅，層次變化豐富；筆墨奔放，蘊藉書法線條，渾然天成，與其簡練小景不同，後世評論文徵明粗壯之筆，偶一為之，與沈周恰好相反，故世之所重者，為「粗文細沈」。此幀成於八十歲，精力充